

全球南方视域下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李玉洁

摘 要: 随着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崛起,其要求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诉求更加强烈和直接,而中非作为南南合作的样板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协力探索“去依附”的自主知识生产尤为重要。当前,不均衡不公正的世界新闻格局仍然存在,中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迫切现实需要,以及中非关系的国际表达与显著西方中心主义导向的国际传播理论亟须更新,这构成了建构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语境。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以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范式来阐释好中国、非洲、中非合作乃至全球南方之路,因而重点可从秩序、关系、发展这三大关键维度推进,以立足中非实践经验与解决特定问题为观照,力图通过理念共通、价值共识、事实共享、情感共鸣等路径,建构既反映中非各自诉求又共享共通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为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贡献力量。

关键词: 全球南方;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8-0156-09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中国与非洲同属全球南方,一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既是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主力军,更是构建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同盟军。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神经系统”,国际传播秩序既是实现全球公平正义的信息基础,也是重塑国际权力关系的话语战场。当前,面对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非合作,西方媒体凭借在国际传播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加大了对中国、非洲以及中非合作的舆论围堵,从炮制“新殖民主义”到炒作“中国垄断非洲矿产”,一系列标签化、污名化的话语陆续出现,其意图在于从话语和知识体系层面阻碍包括中非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地区的发展权与叙事权,占领国际议程设置的制高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非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尚处于“零散突围”状态,相关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缺乏,迫切需要

从学理层面探讨如何建构起能反映中非现实需求、客观展现中非合作国际形象的自主知识体系,以更好应对西方的话语和叙事之战,为中非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崛起不仅显示着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动,更代表着一种对西方文化霸权、知识霸权和信息霸权的反思与批评,特别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的解构,以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长期依附,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自主发展空间。因而,在全球南方视域下探讨中非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关注中非作为全球南方代表如何突破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秩序,从中非实际出发展现真实客观的中非关系,呈现更多南南议题与南方叙事,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5-02-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非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我国对非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创新研究”(22BXW027)。

作者简介: 李玉洁,女,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101)。

一、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时代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都以解决特定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中非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如此,有其出场的特定时代语境,也是为了回应中国和非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产生。中国与非洲的崛起以及中非合作可以说是21世纪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中非关系已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脊梁、国际关系的典范,不但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而且展示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道路多样性,这些丰富实践都促使中非在国际传播领域能够跳出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的窠臼,追求基于中非诉求乃至全球南方共同价值的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权平等,从而得以展现国际传播体系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多元主体。

1. 不均衡不公正的世界新闻格局仍然存在

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就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国际倡议,旨在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以期建立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世界新闻流动的方向仍多是从北向南、由西向东,而从中国、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流出的信息较少,西方发达国家依然主导着全球传播的话语权,掌握着传播规则的制定权,并通过新闻输出影响与支配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衡、不合理态势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如有研究发现,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全球新闻总量的80%,西方垄断了90%以上的世界各地新闻,部分发展中国家60%—80%的电视节目来自西方主流媒体。世界95%的传媒市场被西方50家媒体和跨国公司占据,仅美国就控制了全球75%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2]。这一情况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受限的非洲国家更为凸显,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占领非洲媒体市场,非洲媒体对西方信源严重依赖,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长期存在。非洲国家甚至难以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来构建自身的传播格局,也难以在完全平等基础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信息与文化互动,从而表现出在国际传播中的主动权和自主能力较为不足。如在

一项对15个非洲国家60家影响力较强的媒体进行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受访媒体都表示,其报道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缺乏资金,63%的受访媒体在非洲其他国家没有派驻记者;即使是在有关非洲的报道中,也有35%来自非洲以外的信源,其中法新社(14%)和英国广播公司(9%)是信息主要提供者,加起来占信息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非洲新闻机构的贡献微乎其微^[3]。

可见,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新闻格局中,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甚至失语者的位置,这种失衡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不断被制度固化,其间蕴含的不平等从未消失。21世纪以来,中非尽管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仍然呈现出话语权力与政治经济权利严重脱节的现状,未能获得与中国和非洲各自国际地位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与信息传播权,西方国家为了维护文化霸权地位,更是加大了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信息把控,由此造成更深层意义上的信息不公。鉴于此,中非要求改变不均衡不公正世界新闻格局的呼声强烈,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其希望借助自由、平等、共享的新媒体技术来改变旧有的世界新闻格局。但新媒体技术并未带来真正的公平,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治理、平台垄断、算法控制、事实甄别等新手段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信息流通中的不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甚至引发了新形式的依赖和不平等。如有学者称在非洲,社交媒体等平台被演化成西方媒体宣扬新殖民主义的软工具,这些跨国网络平台总部都设在美国,这意味着这些新平台与同样设在前殖民帝国中心的“旧”媒体没有本质区别^[4]。

2. 回应中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迫切现实需要

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经贸合作方面,2024年中非贸易额突破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已连续15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5]。从双边关系来看,2024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更是让全世界见证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提升,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非多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彰显了“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位一体的鲜明特色,指明了中非双方携手前进的方向。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面临着错综复杂的舆论

生态,迫切要求建构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为其提供支撑。

一方面,随着当前大国在非博弈加剧,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非合作的舆论攻势,试图削弱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干扰破坏中非命运共同体。长期以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国家极力抹黑中非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正当合作,给中非合作贴上了“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外交”等负面标签,试图通过建构话语霸权来遏制中国在非影响力,扭曲和损害中国在非洲的正面形象。而当前美西方智库、媒体、NGO更是加大力度制造中国在中非投资、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等各类“问题清单”,以发起对中国的“问责”,甚至资助和培训非洲当地媒体记者,让其散播中国在中非活动的各类虚假言论,从而达到抹黑中国在中非形象,破坏中非关系的目的^[6]。西方国家的此类行径干扰到中非正常合作,成为阻碍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障碍。而非洲政治与安全稳定本身存在诸多不稳定性,且对大国博弈十分敏感,西方的话语霸权深深影响了非洲对中国的认知,容易刺激反华排华情绪,损害中非友好,也将对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正在经历新的历史觉醒,新泛非主义、联合自强精神、“非洲人管理非洲”、“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洲复兴等观念不断强化,非洲不只是被动的接受方,其战略自主性不断上升。而要求摆脱西方叙事影响、逐步实现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立发声,也成为非洲追求文化与精神独立的重要表征。长期以来,贫穷、冲突、疾病、领导不力、腐败等已成为西方媒体对非洲的刻板叙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关于非洲的单一负面话语体系,歪曲了非洲大陆及其民众的形象。因此,非洲要求改变局外人负面定义非洲,在国际舞台自主展示积极向上非洲形象的诉求前所未有地迫切。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等新技术赋权下,非洲人对讲述新的非洲故事以挑战西方对于非洲的刻板印象充满信心。如2023年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Africa No Filter)对非洲9国青年的调查显示,非洲青年并没有过度受到西方叙事的影响,而是利用社交媒体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身份,7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挑战对非洲的负面叙事和刻板印象,南部非洲受访者最高达到75%,这体现出了非洲青年抵制西方环境下所建构的固有主导文化叙事的自主性^[7]。

由此可见,从中非合作的需求与现实出发,都需

要超越西方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刻板成见与负面叙事,以更好应对西方对中非合作发起的舆论攻势。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中国和非洲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团结合作。而这需要以建构中非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为支撑,因为其不仅将为中非合作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消除杂音、凝聚共识,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而且也将重塑以中非为主体的叙事,促使中非更加自主地发出有关中非合作的真实声音,增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深厚的精神滋养。

3. 中非关系国际表达与传统国际传播理论亟须更新

中非关系从历史中走来,经受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而历久弥坚,中非在反帝反殖民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存在着独特的“去殖民化知识基因”。如从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到周恩来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再到“中非命运共同体”、“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与“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些中非交往积累的宝贵财富均为中非国际传播的知识体系创新奠定了基础。而今天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非合作早已跳出西方媒体妄图框定的“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等二分叙事,而在引领南南合作中展现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因而,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要求中非媒体能够超越西方的负面冲突叙事,与时俱进地更新中非关系的国际表达,向全世界展示真实客观的中非关系。

与此同时,中非媒体交往合作的现实也要求双方加强理念共享与知识共创,以更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导向的传统国际传播理论。从20世纪西方国际传播诞生时的战时宣传理论,到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线性传播模式流行,鼓吹单向信息流动,推动非西方国家向西方模式靠拢,再到二战后兴起的发展传播学以及后冷战格局中的全球主义、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网络自由主义等理论,可以说,传统的国际传播知识脉络更多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隐含着文化优越性预设,这样的国际传播理论不利于文明多样性的发展,也未充分传递出中非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多元主体声音,忽略了国际传播中的双向互动与本土化适应等重要问题。

因而,传统的国际传播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未能作为不同文化的沟通桥梁而充分消除文化边

界,容易造成国与国之间的认知差异、信息鸿沟甚至信息理解的障碍,解释效力受限,难以解释非西方社会鲜活而多样的传播实践,比如中非媒体之间存在的理念共享与文明互鉴。因此,中非媒体需要超越西方建构的传统国际传播理论,改变以往被动接受或套用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的情况,从中非实践出发,共同创造出符合国际传播现实、反映中非诉求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以适应新的全球秩序变局与新兴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实。

二、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维度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从实践出发,提炼出一系列核心概念和范畴,并对这些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和梳理,逐步形成系统、稳定的组织结构,涉及核心概念、建构原则、内在关系、外在适用性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亦是如此,除了需要考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般因素,还要观照到中非双方各自的本土情景和共享价值,以及基于各自特色的知识共享与共创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逐步生发的、随时准备接纳新知识以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其意味着国际传播权力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北方转向南方,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过程。正如有学者称国际传播权力转移这个命题确需很大的想象力,谁也无法预见如何实现这个思想的转移,一切还在研究的进程中^[8]。确实如此,任何新知识的生产和新思想的建构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因而短时间内我们也很难完全廓清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面貌,这一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以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范式来申述和阐释中国之路、非洲之路、中非合作之路乃至全球南方之路的探索旅程,整体来看,可尝试从如下维度着力推进。

1. 秩序维度

在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首先要关注“自主”,即通过知识赋权实现“去依附”的自主知识生产和国际话语权平等,以重塑国际传播秩序。因而,推动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就成为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之一。

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一方面需要中非协力纠正长期以来全球信息传播中的信息不

公,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国与国传播系统相互交流的新的传播体系。这一新秩序旨在打破西方国家的信息垄断与话语霸权,让中国和非洲等长期被遮蔽的全球南方国家发出各自的声音,让中非能从各自实际与中非合作的现实出发,呈现多元包容的正面叙事,真正实现“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梦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前提是要确保各国信息传播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各国能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来发展自己的传播格局,并拥有独立开展国际传播的资源 and 能力。

同时,在社交媒体重塑全球舆论格局、人工智能颠覆信息生产方式的背景下,中非还需协力倡导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全球互联网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标准、规则制定等多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导致中国和非洲在网络空间的国际传播实践受到限制,非洲互联网发展的滞后性更加剧了这种被动性。因而,中非应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信息主权,反对技术和平台垄断,反对信息过滤偏见,倡导算法公平,加强对虚假新闻和错误新闻的治理,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让中非能够借助新兴的技术平台发出更大声音。

另一方面,中非需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国际传播秩序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建构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更高维度是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提出早、基础牢、涵盖广的区域命运共同体,持续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中非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也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发挥新效能。因而,建构中非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需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团结协作,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非的力量。

2. 关系维度

在很大程度上,中非民众对彼此的认知以及对中非关系的认知都是由西方媒体塑造的,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与非洲的叙事都不乏刻板成见,恐华心理、过期的殖民思维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根

植其中。同样,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也延续这一逻辑,多以冲突、矛盾和对立为主,即使中非合作成果丰硕,改变了非洲大陆的面貌,中国也很少被简单描述为一个无私的伙伴^[6]。这并不符合中非关系的发展现实。正如有些非洲学者所言,自从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围绕着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与全球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动态关系就出现了大量毫无根据的误读和负面描述。西方的傲慢根深蒂固,广泛流传的恐华迷思包括中国正在非洲推行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正在策划和实施所谓债务外交等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9]。叙事和话语有着极强的权力属性,其能够为某些知识提供合法性以压制其他叙事,掩盖事实真相使得某些群体或文化的声音被边缘化。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话语和叙事同样具有这种效果,其不仅影响了中非民众对中非关系的理性认知,还制造杂音干扰了正常的中非合作。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0]因而,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打破西方对中非关系的“老框框”制约,超越西方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以中非自主的叙事更新国际社会有关中国、非洲以及中非关系的认知,向全世界展示客观真实的中国、非洲以及互利共赢的中非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非关系,也对中非关系本身有益。因为中国和非洲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清楚认知和全面把握双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变化,有助于中非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提振对未来合作的信心。为此,在关系维度上,不仅要阐释好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等中非关系的标识性概念,而且要讲好中非关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故事,用中非友好历史映照合作现实、远观美好未来,更要讲好变化中的中非本体故事。

同时,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从中国和非洲的视角来阐释中非关系,还应从南南合作、全球南方、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等更为宏大的视野来观照中非关系。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垄断全球治理权,也没有哪个国家天然

就是被治理的对象,中非关系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国和非洲有权利也有能力参与全球事务决策,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因此,推动南南合作、加强全球南方团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这不仅是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时代语境,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3. 发展维度

发展是中非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重大任务,因而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将发展置于其议程的中心位置,要高度关注发展议题,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知识与发展政策的垄断,要超越其所兜售的单一现代化路径,向世界阐述好中国和非洲在探索现代化规律、建构新型发展知识等方面的成效,特别是要传播好中国式现代化、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全球南方现代化等新理念与新主张。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以一种强权的逻辑把握了对现代化的定义权,营造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假象,其将以殖民掠夺为起点、以资本为中心、以少数人支配多数人为实质、以资源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界定为“标尺”,为非西方国家描绘和规划了一条所谓“标准”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和非洲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一度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发展样板,但不仅未能实现发展,反而陷入政治上的动乱以及经济上的停滞或倒退,这证明了西方现代化不适用于中国和非洲等后发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也不具有复制性。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路径依赖,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为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新契机。非洲政治以及发展道路长期被西式制度及理念主导,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现象以及经济结构的“半殖民”特征依然突出^[11],这也导致非洲长期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尾部。甚至有学者称,从实践上分析,非洲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悖论:现代化是一个使人过上好日子的历程,但现代化也是一个使人日益贫困的历程。这是一个非洲民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剥夺的过程,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的过程和大规模贫困化形成的过程^[12]。当前,中非形成了携手推进现代化的新共识,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六大主张,包括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多元包容的现代化、生态友好的现代化与和平安全的现代化^[13]。这六大主张是中非人民

探索现代化规律的理论成果,为回答人类现代化之问提供了重要答案。此外,中非还立足双方推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宣布了未来3年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涵盖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发展合作、卫生健康、兴农惠民、人文交流、绿色发展、安全共筑等十大领域,从而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的落地落实提供了路径指引。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因而,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非洲现代化以及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等发展之路亦是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中之重。

三、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探析

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阐释,更需要实践路径的探索。这有赖于中非传媒界和学界的共同努力,以立足中非经验与解决中非面临的特定问题为观照,充分挖掘和利用双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交流合作互鉴的基础上总结提升,形成有关国际传播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构建起既具有中非各自特色又共享共通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

1. 理念共通:深化中非媒体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新华社走进非洲,开启中非媒体合作的新篇章,至今中非媒体合作已经跨越半个多世纪。中非多家媒体已建立起常态化合作,在新闻交换、节目交流、人员互访、技术合作,以及新闻节目素材共享、品牌推广和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合作成果斐然,为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知识格局下,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往往被遮蔽,而非洲媒体因历史原因深受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影响,这导致中非媒体对彼此的新闻理念还不够了解,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解。非洲媒体多崇尚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等理念,新闻实践中也多追随西方负面叙事。如调查发现,即使是对非洲的报道,非洲媒体也存在跟随西方的现象,以冲突、犯罪、争议等负面报道为主,而关于非洲成功、创新和技术的故事则相对较少。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媒体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报道中,81%都是“硬新闻”,往往是与政治暴力、国内动乱、武装冲突等有关的负面新闻,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报道多来

自西方新闻媒体^[14]。但事实上,经年累月的负面报道、监督式报道、揭黑报道并没有给非洲带来最需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反而带来了政府与媒体的紧张关系,加深了非洲民众对本国与非洲大陆发展的挫败感。因而,在继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之后非洲的“第二次觉醒”背景下,非洲各界要求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以非洲范式重塑非洲叙事、实现新闻业独立自主发展的呼声尤为强烈。

鉴于此,中非媒体应进一步深化合作,特别是在新闻理念层面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共同探索符合中非现实发展且具有共通性的国际传播理念和实践框架,助力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对非洲国家的调研也发现,中国特色新闻理念越来越得到非洲民众的认可,一些受访者认为中国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积极正面报道对非洲至关重要,对在非中国媒体倡导的新闻价值观也有一定的亲和感^[15]。为了应对普遍存在的负面叙事,展示积极进步的非洲,重新定义非洲的全球形象,非洲甚至提出了“好新闻法”概念并进行广泛讨论,该法要求媒体机构将一部内容分配给正面新闻报道,以促进平衡叙事。在非盟层面的讨论中,学者们探讨了媒体如何践行正面新闻报道、积极叙事等更加多样性的理念及其益处^[16]。可见,中非新闻理念交流有着广泛的空间,中非媒体界与学界应加强对正面报道、建设性新闻、南方叙事等新闻理念的交流,并尝试以这些共通的理念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形成中非有关中国、非洲、中非关系以及绿色发展、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和平安全等多项全球议题的共同叙事,以突破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让中非的声音被听到,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从而逐步构建起一个更加客观、公正、合理、平衡的国际舆论体系。

2. 价值共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媒体叙事和话语的底层是价值,西方国际传播的叙事、话语以及知识理论体系都蕴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而在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以何种价值来指引实践就成为必须思考的重要议题,甚至是首要议题。因为价值取向是关乎学科品性的重大问题,饱含着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理想以及实现这条理想道路的认识和选择。中国和非洲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智慧,这些资源是探寻中非共享价值以建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非两大古老文明虽然整体气质差异较大,但均根植于古代的农业文明,都重视陆权以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第一要素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追求天、

地、人之间的和谐贯通,都将道德标准与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因而中非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等基本关系上享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比如中国的“天下大同”与非洲的“乌班图”思想都强调普遍联系、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共识;中国的“天人合一”与非洲“万物有灵论”都强调尊重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的“以和为贵”与非洲“大树下的民主”都崇尚和平共处,强调以对话协商来解决冲突。

为此,在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程中,中非应高度重视价值共识与认同的作用。一方面,应高度关注非洲大陆的共享价值观。非洲54个国家在地理、语言、文化、历史、发展状况、资源禀赋等各方面都不同,但非洲各国又有着相似的语言、文化遗产,也有着共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共同命运与共同的集体记忆塑造出了共享的价值观。早在2009年,非洲联盟就提出将共享价值观作为战略构想,非洲大陆共享价值观内涵广泛,既有非洲文化的精髓,如宽容、尊老、集体精神等;也有国家层面的相互依存、国家间兄弟般团结和安全等,但归根到底是希冀通过共享价值观走向更加团结和一体化的非洲^[17]。因而,了解非洲大陆的共享价值观,就更能走近非洲人民的精神世界,了解其力图扭转被边缘化的态势,以一种自决的姿态力求实现发展、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这也是了解非洲国家底层诉求,进而追求中非达成一些价值共识的前提所在。另一方面,要探寻中非的价值共识。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也明确了中非交往的价值认同。因而,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秉持中非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以“共同体”这一更为高级的至上性价值取向来打破中非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隔膜,从而形成双方对全球秩序、国与国关系、发展道路等议题的自主话语与全新叙事,以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振兴,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

3. 事实共享: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问题是建构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生长点,因而这一体系的实践路径也必须去着力解决中非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非面临着网络空间里真假信息混同难辨的共同挑战,因而加强新闻事实核查与网络空间治理,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实现中非在事实层面的共享,也是建构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也是当前国

际传播的脆弱点,加深的分歧和碎片化的信息正在重塑地缘政治与国际传播格局。《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短期风险之首,它们侵蚀公众信任、加剧国内外分歧,持续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治理构成重大威胁^[18]。同样,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也成为非洲媒体面临的紧迫挑战,如对南部非洲地区10个国家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发现,分别有54.3%和52.2%的受访者认为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是该地区许多国家媒体当前面临的挑战^[19]。但受限于资金和培训不足,非洲媒体从业者的新媒介素养还有待提升,特别是解释复杂数据、甄别虚假信息、识别社交媒体隐形操控等方面的能力。而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等西方媒体高度重视对非洲媒体从业人员的事实核查培训,针对如何识别虚假信息已实施多个项目,但其本质是试图通过传播“虚假信息”的标准来扩散西方的立场与思想^[20]。

因此,首先,中非媒体可加强在事实核查、谎言识别、互联网治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对非洲媒体从业人员的研修培训力度,助力他们掌握新媒体技能,以更好适应当前的媒介技术环境。其次,中非可尝试建立协同应对虚假新闻和错误信息的机制,打造核查事实与澄清假新闻的互动平台,以减少干扰中非关系的杂音,让中非民众与国际社会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非洲和中非关系。再次,中非可加强在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合作,为非洲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提供支持帮助,推动非洲媒体数字化转型。最后,中非还可以《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在数字基建、数字创新、数字转型、数字安全、数字能力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帮助非洲国家缩小数字鸿沟,让更多人能够接入互联网,共享数字红利,携手构建中非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4. 情感共鸣: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国际传播是一种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传播者要突破沟通障碍,取得对方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就必须诉诸情感,通过共情达到共鸣、取得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共情是国际传播希望达成的目标之一^[21]。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真正落到实处,充分彰显中非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同样要注重情感共鸣,因为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而互联网的技术赋权让更多个体的情绪和情感能够在国际舆论场得以表达与交流,从而让当前的国际传播具有了更多的情感色彩。

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曲折的奋斗历程和共同的发展梦想,中非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命运与共,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中非双方缔造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是中非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关键时刻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指明了正确道路。

中非要做纠正历史不公的先行者、全球南方崛起的实干家、完善全球治理的行动派^[22],中非有着共同的心声,双方对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着强烈的诉求,对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充满期许,对协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发展方向发展充满信心,对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有着向往追求。非洲谚语云,“同路人才是真朋友”,中非“真朋友”发出的共同心声代表着双方情感上的深度共鸣,这种情感链接不仅是支撑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精神动能,也是中非开展对话、形成认同,进而共同进行知识生产的根基所在。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外交部发布了《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概念文件》,拟开展“青春领航员”“文化万花筒”“惠民连心桥”“理念交响曲”等多项重要活动^[23]。中非应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政府、商界、学界、民间等各种渠道,持续扩大中非在媒体、教育、文化、科技、民生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汇聚青年、媒体、智库等各方力量,深化中非人文交流,促进中非民众相知相亲,增进中非情感共鸣,以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情感共同体。

结 语

70年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出席了万隆会议,共同呼吁加强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从而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推动亚非合作、南南合作,以及促进南北合作,发挥了重大历史性作用。而70年后的今天,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全球挑战激增,南北差距依然悬殊,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依然存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因周期性与结构性危机叠加而显露出发展困境、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时代,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彻底去除对西方知识体系的长期依附、赢得更大发展权的历史契机。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信息生产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主导范式仍然以西方为中心,全球南方学术界和传媒界尚未彻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思想和话语生产机制,国际传播的核心概念、理论范式、方法路径与评价标准等仍多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致使非西方经验常常被遮蔽或者简化成“案例”。因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建构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任重而道远,将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置于此视域下来考察,就更能理解其深意。中国和非洲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应继续秉持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去加强对话交流与知识共创,以新理论与新实践去努力改变知识传播与信息流动的南北失衡现状,使全球南方国家由“被阐释的对象”转变为“阐释的主体”,为真正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贡献中非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2] 蔡虹.对外传播之“借船出海”策略研究[J].新闻战线,2020(1):86-88.
- [3] Research: How African Media Covers Africa[DB/OL].(2021-05-03)[2024-12-26].<https://africanofilter.org/research-how-african-media-covers-africa>.
- [4] 西方用“媒体殖民主义”影响非洲[DB/OL].(2024-05-13)[2024-12-27].<https://ckxxapp.ckxx.net/pages/2024/05/13/188a4f837bf6428d87b8458261dc8750.html>.
- [5] 2024年中非贸易额破2万亿元 创历史新高[DB/OL].(2025-02-13)[2025-02-13].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502/content_7003630.htm.
- [6] 李玉洁.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对非洲传播的叙事范式探析[J].西亚非洲,2024(2):119-144.
- [7] Who is Influencing Who? Unpacking Youth and Influence in Africa[DB/OL].(2023-01-01)[2025-08-05].https://africanofilter.org/documents/ANF_Who-is-Influencing-Who_Research-Report.pdf.
- [8] 姜飞.全球传播新生态呼唤国际传播新思想[J].新闻记者,2020(10):80-86.
- [9] 揭穿中非关系中的叙事陷阱[DB/OL].(2024-01-30)[2025-01-05].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4-01/30/content_116973569.html.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73.
- [11] 黎文涛.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N].光明日报,2024-09-05(8).
- [12] 李安山.非洲梦:探索现代化之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3;3.
- [13] 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4.
- [14] New Report on African media shows western sources dominate how the African story is told [DB/OL]. (2021-05-03) [2025-01-08]. <https://africanofilter.org/new-report-on-african-media-shows-western-sources-dominate-how-the-african-story-is-told>.
- [15] WASSERMAN H, MADRID-MORALES D. How Influential Are Chinese Media in Africa? An Audience Analysis in Kenya and South Afric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12): 2212-2231.
- [16] Programme - the future of media in Africa [EB/OL]. (2024-02-14) [2025-01-10].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newsevents/programmes/43483-PG-AUMF-The_Future_of_Media_in_Africa-PROGRAMME-v12.pdf.
- [17] 李安山.论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内涵及其实践[J].西亚非洲,2022(6):3-26.
- [18]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5 20th Edition [EB/OL]. (2025-01-15) [2025-01-16].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lobal-risks-report-2025/>.
- [19] CHIYANGWA D. African Media Landscape Regional Study Report: The case of Southern Africa [EB/OL]. (2024-01-16) [2025-01-15]. <https://africachinareporting.com/african-media-landscape-regional-study-report-the-case-of-southern-africa/>.
- [20] 李玉洁.非洲媒体发展态势及中非媒体合作路径探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11.
- [21] 常江,张毓强.从边界重构到理念重建:数字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J].对外传播,2022(1):54-58.
- [22] 王毅在结束对非洲四国访问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EB/OL]. (2025-01-10) [2025-01-20]. 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501/t20250110_11530956.shtml.
- [23] 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概念文件[EB/OL]. (2025-06-11) [2025-08-05]. 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506/t20250611_11646053.shtml.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Li Yujie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represented by China and Africa, their appeal for greate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has become stronger and more direct. As a model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a paradigm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and Africa's joint exploration of "breaking free from depende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urrently, an unbalanced and unjust global news landscape still exists. The urgent practical need to build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oupled with the urgent need to update international narratives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nd the significantly Western-centric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constitutes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ssent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ims to interpret the paths of China, Africa,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nd even the Global South through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efforts can focus on three key dimensions: order,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Guided by China-Africa'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 resolution of specific issues, it seeks to construct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system that reflects both China's and Africa's respective aspirations while sharing common ground through paths such as conceptual commonality, value consensus, fact sharing,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shaping a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new order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Global South;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责任编辑: 苇 如